



史記題評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

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

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

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

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諱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

杜注云於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

語發聲也

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

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

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哀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

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

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代之范蠡諫

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

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

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采發精

擊越敗之夫椒

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

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

范蠡曰

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伴狂個儻負俗文種

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伴狂之讖內懷獨

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

客願儼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

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

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謙卑以自牧○

索隱曰人主有定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

傾之功故人與之○索隱曰國語以作

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索隱曰國語以作

法地故地與之○索隱曰國語以作

許而身與之市○索隱曰國語以作

實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索隱曰國語以作

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索隱曰國語以作

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國語以作

吳也○索隱曰國語以作

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索隱曰國語以作

吠之從更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報之○索隱曰國語以作

也吾聞大之所吹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索隱曰國語以作

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大吹者○索隱曰國語以作

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索隱曰國語以作

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索隱曰國語以作

勾踐請為臣妻為

妾其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

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

索隱曰問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

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餘美女嚭受乃見大夫種於

吳王種頊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

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

名又下云無乃傷若王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

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

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
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
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紂臺文王囚羑里晉
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
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及國乃苦身焦思置膽
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
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
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弔一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

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

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與吳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

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二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

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國新

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

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丘知齊晉怨深於楚

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

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且之志廣必輕戰是

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
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
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
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曰疥音介願王釋齊先越吳王
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
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
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
嘗之貨粟以上其事請偵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
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

城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
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
伐齊員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然王王不備伍員員
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
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
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
父索隱曰而汝也霸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
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
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愾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鷓夷投之于江也

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

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

三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

傳太子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

名文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

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

者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

人也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

事之官在軍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

有職掌者

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

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

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

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

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

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

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

生

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
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
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
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
自謂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
也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
去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
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
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
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

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

三寸帛幘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

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

劍而死幘音覓顧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

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

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

不能正江淮北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

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

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范蠡遂去自齊遺犬

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

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

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

幣以遺其君三日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

美以榮其志五日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

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

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

以承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

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

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

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

云越語謂鹿王鼫與卒子主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

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子主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

年於粵子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子主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

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

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顯之王

亦奇略戰
國東土一
何多陳軫
蘇秦之外
借有不知
名而雄辯
若此者

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

大不王小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

劉俊

危正義曰禁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

為楚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

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

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不至於覆軍殺將

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

不至已下此是齊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頃亦接

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頃亦築營壘也接兵

不至頃亦接兵而况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頃魏以聚大梁

之下領齊之試兵南陽皆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南陽在

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則方城之外

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

不得南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

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廣曰

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

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

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鄆音難括地志云

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云鄆州內鄉縣東

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鄆州內鄉縣楚

也故鄆縣在鄆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

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也索

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爲江夏非也蜀

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

在鄆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襄縣北連翼望山

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霸南楚爭疆中國多

余農

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不為得云邑徒眾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

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

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則齊秦韓魏得

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

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

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

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王所待於晉者

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

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

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

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於

中以至無徐廣曰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王義曰

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景翠之

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交州也齊密州莒縣邑

也言楚又備此三國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也分散有大此者乎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

也

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

徐廣曰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闢秦楚作龍長沙南復讐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

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

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

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未擲衡潭岳鄂江洪饒

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表吉處無歛宜並越西境屬越

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

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讐當作擊擊邑名

字訛耳則擊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

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邑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

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

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

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額大王

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

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

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於徐州年粵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

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
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
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其戒之伍子胥
在自餘不能聞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
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
越王常與言盡日方退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
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
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
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
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
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

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德
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
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
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
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
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
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

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家以為

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美於

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累巨萬徐廣曰天下稱陶

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

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于溢置褐器中

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

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

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

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

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

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

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

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

門居其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

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
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
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
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
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其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
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
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

之府

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之府
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

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
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
來古亦然矣駟謂楚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

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

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
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

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
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

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奔莊生無所為也

乃復見莊生莊生驚焉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

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

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
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
其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
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
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必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
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
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
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
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

匪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
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
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
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非苟去而已所止必威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

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

華容縣

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

三戶人

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

登仙未聞葬此

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

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

許閣

許閣

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

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

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生

勾踐可不謂賢哉善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

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題評卷四十一

史記題評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

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域林徙拾宋忠云域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

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封三十三歲

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

據國語以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

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

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

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

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

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題評卷四十一

史記題評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

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域林徙拾宋忠云域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

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封三十三歲

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

據國語以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

為說耳

之於是相公問太史伯虞翻曰曰王室多故予安逃

死乎太史伯對曰獨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

何以對曰地近虢鄆徐廣曰虢在成臯鄆在密縣

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

里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鄆

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鄆姁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

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

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

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

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

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柏翳之後也柏翳

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其

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

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虞翻曰

虢鄆鄆蔽補丹依緊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緊歷華君之土也虞翻

樂壽

註皆依國竟國之地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大

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正義曰上求勿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

反下戶骨反昭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

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

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正義

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為夫人曰武姜生

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

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二十七年

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

卒杜預曰今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

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

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

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杜預

曰鄆今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

鄆陵也衛州共城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賴

縣是也義曰疑許州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賴谷之考賈逵曰賴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賴谷之考賈逵曰賴

賴縣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潁水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故老云是潁考有獻於公公賜之故居即潁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

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眉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

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及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

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也

于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枋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枋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

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縑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昧並音

迷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曄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

八鄭世家三十一

四

層

層

層

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

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

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

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

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

祭仲其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

子忽故祭仲立之賈定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

曰雍氏黃帝之孫姑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

宋正卿故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

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

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

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

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

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

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

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

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

陳註

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

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

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

相連故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

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

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

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

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

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而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

為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

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

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

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

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

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

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歸云轅高渠彌歸

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

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

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

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

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

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

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

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

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

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

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

頹莊王之妾王妣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

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

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

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躒立厲公初立四

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

江仁

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

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燕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

賈逵曰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儵南燕祖以是為而

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

符遂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

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

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

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將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

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

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在

曰年鄭公子士泄周襄王使伯堵俞彌帥師伐滑請滑索隱曰補音

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

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索隱曰

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

之擊鑑與之號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

也故曰與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

伯左氏說異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

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

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

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
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
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徐廣曰一作殺○索隱曰音既左傳作殺既
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
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
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
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
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
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展之而去鄭人患之乃

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又
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
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
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
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
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
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
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
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

情實夏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

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

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

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

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

靈公元年春楚獻齏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

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

必食異物及入見齏公進齏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

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染

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夏弒靈公而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

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

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

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

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

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

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

宣福鄭

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
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
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
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
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
政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
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
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且何如莊王曰所為伐
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

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
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
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
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
霍人解楊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
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
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楊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
望敵軍兵法所謂雲
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

真云鄒即
許字見考
古簡

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
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
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莊王曰若
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
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
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
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費音
弗一作弗左傳悼公元年無公徐廣曰音許惡鄭於
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音公隱曰踰訟不直楚囚踰

於是鄭悼公來臨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及子反言
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
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
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
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
乃立成公庶兄縹為君索隱曰縹音須其四月晉聞
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縹迎成公
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
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

卷之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

江長

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

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

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

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秦洧水上

以自祓除按在古鄭城南與漆水合

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

惲立是為釐公

索隱曰惲音紆粉

反左傳作髮原

釐公五年鄭相子

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

徐廣曰年

表云子駟使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

賊夜弑僖公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

駟子駟覺之及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

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

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

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

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

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

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

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

而封子產以六邑

服虔曰四井為邑

子產讓受其二邑二十

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

曰波障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帝用其水也

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沈妙葦黃實守其祀

國臺駘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泚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之蓄祭之服虔曰祭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

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

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疆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

楚靈王盟於申誅齊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

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

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

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甲子產謂韓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母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

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

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季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

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

飲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子朝之亂出居十三年定公卒

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子獻公萬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

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鄭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

杜預曰言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

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

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及晉告急於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

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

魯公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

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

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

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

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

幽公弟駘是為緡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緡公十五年子駘緡或作繚

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

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

弑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

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

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

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柔柔友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

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以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南瑕

是也南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

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

齊變所從來亦多故至八

史記題評卷四十二

史記題評卷四十三

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

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

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

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或云臯狼也名在西河○索

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

孟增幸於周成王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

此叙族之自詳核

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譴反並四曰乘兩曰疋

取入駿品其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

力使均馴與桃林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

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比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驥騶騶耳之乘獻周繆王

也盜驪騶騶耳獻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

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

而志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嘗聞之代俗以

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

西域有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

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

孤獨母有犬名鵠倉術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

兒生偃王故宮人間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

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也

主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曰譙周曰

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乃賜

凡而獨長駟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

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

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

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奄父脫宣王奄父

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

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

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

伐霍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

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

復襮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夙生共孟當

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

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衰

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燕周亦以此為誤趙衰

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

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

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

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

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及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

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憲

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寧縣南三

十五里寧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

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

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

此也原本周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

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

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

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

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

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頃首謂趙

穆嬴也頃首謂趙

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膾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及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

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

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

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

羊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芟而哭甚

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

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

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

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屠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

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爲晉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

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

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

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

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

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

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

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

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

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藥書畏及乃

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

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

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

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

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

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

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

生景叔

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

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

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

事法語怪
史記故可
與堅事矣

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士

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

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

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錄也謂

當時即記錄書之於籍也

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

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

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能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能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

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

賈誼云川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

思虞舜之動適余將以其曹曰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索隱曰即姓嬴吳廣之女妯娌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

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

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

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謔吾有所見

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當道者

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

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

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

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

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簡子曰帝賜我二笥

皆有副何也

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

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正義曰謂代及智是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穴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

謂以賜翟大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大者代之

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

正義曰謂今時服也發除裘裳也

升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

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

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

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

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

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

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

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書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

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

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

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

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簡子於是知母卹

得恒山岵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果賢為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

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

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

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

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

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午宗親也遂殺

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午趙鞅之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

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荀寅范吉

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

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寅生荀荀有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

智氏同祖逝敖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蕩之後蕩生成伯缺以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

燮生宣叔句句生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子知

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

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

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

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釐

釐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君命大臣始亂者

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

樂壽

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

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多不克范中行氏及伐公公

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韓

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

其罪輕故韓魏為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

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

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子曰臣死趙氏定晉

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邾郚午保晉陽故書

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

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

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

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

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

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邾郚索隱曰明年

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

葉壽

居戚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瀘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

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犇齊索隱曰趙竟

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尊晉

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

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

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

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卹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羣臣請死之

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

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太子母卹代

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

具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

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

事文脫誤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

在此耳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

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

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

服暮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

陸

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

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馬門縣東北三十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

路所以分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音斗合作

對水器說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

文云鉤也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

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

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

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

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

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

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

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

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

昭公少子號戴子也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

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

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

州正平縣南七里也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

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

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

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及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

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

鳥喙鬚麋鬚頰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

一作或作藹界奮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

流嵐勝二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

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

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

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了而

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

史遷之父名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

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

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祀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

吳

云崆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

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

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各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也即襄

伯魯非也子之子不云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

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

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

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

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

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潞水之北

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正義曰按

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鄭即相州湯陽縣

五十八里有中牟山蓋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

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宣公者孝王弟而十三年城

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

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

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

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

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

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

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

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

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

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

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道然正義曰適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攸攸氣行見寬緩也

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

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

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

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師賜相國衣

二襲單複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

者並無其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

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

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

縣

剛平正義曰兗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

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有黃城在魏州

也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因黃溝為名按

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

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

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十縣有中人亭

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

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

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二魏敗我蘭正義曰地里志云屬西河郡也四

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郵正義曰

州野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

上黨有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

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原山蒲州解縣東北

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

縣濁水近於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

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

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

大山千餘里卿瑯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

三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

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

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

生述征記云鞏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

縣本周鞏伯邑

阿也今濟州 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

石阿正義曰蓋在石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

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

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

氏澤州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

八年趙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

陸城即古厥國也

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

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

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

即此 二十年魏獻榮採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

也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心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

按榮椽是良材可為徐廣曰襄國縣

檀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魏文云榮屋翼也說

文云椽擡也屈招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

臺在洛州臨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

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北二十一年里故也 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

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立公子緜音與太子

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語縶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

君端氏徙處中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路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

也縣城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陰晉秦惠

文王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

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

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

陵徐廣云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大陵

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出於鹿門

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

曰南州孟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大戊午扣馬

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日扣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牽馬

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

今趙圍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全

之矣盡趙界又疑此長城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

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

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與齊魏戰

死於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

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二十四年肅

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

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于武靈王

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

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

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

先問先王貴臣肥義我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蓋在河北五年娶

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

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

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殺齊敗我觀澤

魏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十年秦亦取我西都及中陽

自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齊破燕

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

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

子平是為燕昭王無道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

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

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

卿之解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

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

人熒熒兮頽若茗之榮○正義曰陵茗之草其華紫

茗饒也幽州謂之刺饒蔓似莖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葉細縹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命乎

命乎曾無我贏○正義曰按命名

也贏姓贏也言世裝名其美好曾無異日王飲酒樂

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

贏方言曰姓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

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上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

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孟姚甚有寵

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

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

正義曰本戰國時

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

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

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帛絕膺而死○徐廣曰一作絕

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

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

五日而卑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遂之

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

漳淦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於

林胡也

福

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

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

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

燕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

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

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而無

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而無

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

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

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

也通達理也

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此兩者臣

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烈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

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為敵弱正義

為胡服敵人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

序往古之勲正義曰厚重也往古夫有高世之功者

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

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

也任隱逸教慢正義曰言世有獨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

東坡先生

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聞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却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

弟之通義也

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事平也

元

今寡人作教易服

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

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

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

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

索隱曰絕句

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

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
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
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若以報王
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
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
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

厚其國也夫前翦髮交身錯臂左衽

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

甌越之民也

索隱曰錯臂左衽身謂似丹青錯畫

却冠秫絀

徐廣曰

黑齒雕題

黑齒雕題皆甌越也與地

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

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

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六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

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

卷之三
金史卷之三
道蒙
卷之三

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裕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真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奇行也

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

奇行

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

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

且聖人利身

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

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

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

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

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

至寧葭

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

西略胡地至榆中

正義曰勝州北

河北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

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

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

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軍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

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正義

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也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

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立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

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

取丹立華陽縣上之關合軍曲陽常山下曲陽在鉅

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一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

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一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

攻取丹立州正義曰蓋邢故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平陽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

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

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

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牛代反徐廣曰鳴一作鴻

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

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木作鳴字誤也

軍取鄆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

國時封龍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

二十五年惠后卒之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

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

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棄故太子欲兩王之是

也使周招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

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
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
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
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
知已而怪其狀其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
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
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

曰元年以公子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

至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至於膚施徐廣

曰在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

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屬代郡章素

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

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

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

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

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

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
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
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
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
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
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箴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
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
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爲
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日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其利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

欲金吾言安得金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
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請
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公白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
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
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
正義曰上音申也公子
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
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護臣在
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
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

王浩

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
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
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
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
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
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
主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其
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
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平乃起四邑之

與人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

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

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

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

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

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蔡母遂曰穀爵

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

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主少成兌專政

父少
尚既
而於其
後又括其
一而論之
也

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

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

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

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

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八年城南行唐

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

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俱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

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

文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

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

吳姓女惠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

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

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

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

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

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

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

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然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飲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趙今爲與國秦徵兵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

國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

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

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

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魏亡晉國

正義曰河北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

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

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韓之上黨去

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

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

道長

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摠有之

至七國特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

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

皆也他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勾注之南正

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

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昆山之

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

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

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

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

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

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

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反至分徐

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

日一作王公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

當一作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

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戌郭注云西隄山在代州鴈

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西隴二山齊之事王宜為上

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齊之事王宜為上

倭索隱曰倭猶行也而今乃抵罪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

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母與天

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

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

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

與燕王遇庶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

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

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

城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

城一名邯鄲城在相州鄴縣西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鄲會城

而秦然趙不與已

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

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是王再之衛東

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

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則魏地也伐魏氏大潦漳水

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

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

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

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

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

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

陸八

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

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

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孖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

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

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

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

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

十六年取東胡正義曰今歐代地故驅畧代地人

必勝敵也二十七年徙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

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

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

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也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相攻

而圍關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關與今名為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

十里有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服山首也號曰

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

八

也十里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

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

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

質兵乃出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

亦有長安今其地關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

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

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

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

婦恃輦而行

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

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

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姓年

三十八入王宮全比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

藜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

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

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

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其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左師
論亦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子乎齊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正義曰燕無中

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

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

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正義曰衣

偏左右異色繫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繫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

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繫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

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

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

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

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

而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

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

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

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

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

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

正義曰秦從渭水灌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

官福

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

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

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王曰今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

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趙豹

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

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

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平原君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

漢景帝始加千戶都三封縣今皆世世為侯

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

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

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

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

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

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

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

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

西五里庶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
即白起敗括七年庶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
於長平處

官田那

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坑之王悔不聽趙豹之

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

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

豹王容蘇射率琰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

反燕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里縣也封楚相春申君八

年平原君如楚明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

救正義曰魏公子無忌傳云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

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五月拔之趙將

作城括地志云曰白城故城在冀州信五月拔之趙將

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正義曰信梁蓋王齒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

十年王數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

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太子一死徐廣曰是年周赧

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

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

父趙大夫名祺十一年城元氏地里志常山縣上原武陽君

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

曰屠廐之名音滄也索隱曰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庶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省耳○正義曰尉文

蓋蔚州地也信
平廉頗號也
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

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

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

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

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

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

乘栗腹將而攻鄆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

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也十六年

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十

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

徐廣曰伐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

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

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東輪春風出東秋風

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

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誤也燕以葛武陽

臨樂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六十七里

平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

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

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

黃父

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

使樂乘代之

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

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正義曰行太備之禮也。魏欲通平

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

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二年李牧將攻

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

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

特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正義曰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

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

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

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與

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

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

義曰按太子城韓阜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

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徐廣曰在新豐不拔

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五年傳抵

正義曰上音付下音即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

在河北魏州地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六年封

岸也

長安君以饒

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

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

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

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取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此趙攻燕取漁陽郡城也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悼襄

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

徐廣曰又云潛

王卅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先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唯此獨稱幽繆

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大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託也

城柏人二年秦攻

武城

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

秦攻赤麗宜安

正義曰恒州棗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

率師與戰肥下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累故城在恒州棗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

子國白狄別種也

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

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

正義曰樂

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地

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

正義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

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

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

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

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正義曰淮

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

縣西九里也 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

日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

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

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

嘉遂滅趙以為郡

史記卷之第四十三

史記題評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

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

王庶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志

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

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

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

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

天祿

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畢萬之

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夫以從滿數其必

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

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

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

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犖系本云畢萬生芒

異代亦武仲州與犖聲相近字因以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

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

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

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

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翼縣也

則是有悼子系本知大天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

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魏縣也後漢

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

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

行魏絳僂辱揚干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

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

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

天祥

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

正義曰安邑在絳州魏夏縣安邑故城是

絳卒謚為昭子

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

文生魏嬴嬴生魏獻子

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獻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

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

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

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

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

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

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

魏獻子生魏侈

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

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魏侈與趙鞅共攻范

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栢子

索隱曰系本云栢子駒與韓

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

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

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名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

謂此分其地栢子之孫曰文侯都也

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

栢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瑳是魏文侯元年秦靈

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王同時

索隱曰系本武

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栢子名嘉襄子之子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

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水也城在水南郟陽郟水北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

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

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卦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

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云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

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君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

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畢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

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隰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

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

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

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

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

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

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

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

會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

今者聞君召先生而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

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

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

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

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

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

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

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對文侯
未對文侯
之言文不
解則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雍河徐廣曰在陝關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號國此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號山在陝州餘西三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崗阜似是頽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注城在汝川梁縣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之華陰平陽縣也三十八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記云惠王六年魏納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名武下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隱曰紀年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表云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

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九年翟敗我于

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

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山在絳州冀城縣東北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冀城縣東北

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絳州

晉伐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十一年與

之也

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十六年伐楚取

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任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子瑩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

中爭為太子公孫頊自宋入趙索隱曰頊音祁紀

子綏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自

濁陽七年公子綏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

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魏瑩與公中緩爭

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徐廣曰及家紀

大夫王錯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

曰按除除魏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

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杜有濁澤

名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

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

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

陸八

陸八

陸八

陸八

陸八

陸八

其後左氏
法也

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

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

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

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衛縣也

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

獻觀以和正義曰觀魏州觀城縣古之觀國國語

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五

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六年伐取宋儀臺索隱

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九年代敗韓于

鹿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

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

年星書隊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

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侯滅鄭而徙都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

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

鄆十八年拔邯鄆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

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

曰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摑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

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

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二十年歸趙邯鄲與

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桐音固也漳水名漳二十一

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二

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

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

中山後又為趙所滅魏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齊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

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國城

見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

之地也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

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則富不過有魏貴不

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

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

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

穿悅反汁之入反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

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

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盧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齊虜

魏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

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

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

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

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縣案及

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

九年蓋誤也。○正萬十葉徙大梁按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

今汴州浚儀也

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趙齊共

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

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

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

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

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

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

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

孟軻約孟
抽矢

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王三十六年改元稱

卒也 一年未 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

徐州 徐廣曰今薛縣 相王也 追尊公惠王為王 徐廣曰二 五

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徐廣曰在上郡 圍我焦曲沃 正義曰括地

志云彫陰故縣在鄜州洛交 圍我焦曲沃 正義曰括地

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

予秦河西之地 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 六年與秦

會應 徐廣曰穎川父城有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縣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正義曰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

魏伐楚敗之 徐廣曰在 陘山 密縣 正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 正義曰括

地志云上郡故城在鄜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

上郡地也按用鄜延洛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

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鄜縣已北瀆洛至慶州洛源縣

有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

秦降我蒲陽 正義曰在隰州隰川 八年秦歸我

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

會盟 徐廣曰在梁 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

為丈夫秦取我曲沃 正義曰絳州桐 平周 正義曰十

者平周縣在汾周介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

復歸秦 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

復歸秦 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

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
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
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
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正之年數也
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
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
之年又有哀王九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
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
王後元即以襄王之
年包哀王之代耳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
趙燕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
陽縣東南二十五里
本趙邑今屬魏也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
走犀首岸門徐廣曰賴陰
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

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犀
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
北十八里今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政
名西武亭

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衛君患之如耳

見衛君正義曰如耳魏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

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

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

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

西斷而為三也

先保為說
上之辭
也則但曰
以此告之
此省文也
前李克
也

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
驛衛不如以魏驛衛正義曰衛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
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
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
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
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
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在免
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
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

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

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

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

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

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

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

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

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

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
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
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
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
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
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
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
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
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
晉故城在曹州鮮在蘇秦傳也十七年

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代秦廣曰二
十年與齊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二
年韓

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立哀王卒索隱曰
汲冢紀

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索隱曰系本昭
二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昭王名邀

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

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

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

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

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
及括地志云

石

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
新垣近曲陽未詳端之所之處也
十年齊滅宋宋王

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

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鄆城也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也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

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

于安釐王立
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圉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

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三

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

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
徐廣

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墜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

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墜使欲墜者制地魏氏地不盡

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

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

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

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

也
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

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鄭丘
徐廣

一作廩立又作邢丘鄭丘今為宋秦昭王謂左右曰
公縣○索隱曰鄭七系反又音妻

卷之四

重言
喜句

今時韓魏與始孰疆對曰不如始疆王曰今時如耳

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疆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

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

六卿之時知氏最疆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决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

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壺山山海經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皆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

城以周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 晉 不灌者三

版知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為之乘知伯曰吾始

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

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川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灌

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魏栢子

肘韓康子韓康子復魏栢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

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疆不能過知氏

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

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於於是秦王恐齊楚

遠

事君述古
大車而必
中事比
斷之如
齊諫吳
引有過
成夏后
皆用

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為親而今亦見楚之兵和也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

齊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

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
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
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
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
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
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
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

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
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
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
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
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
攻闕與而趙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
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
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

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道河內行三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是東道行三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是東道行三千里
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而攻其阨之塞孫檢曰楚之
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孫檢曰楚之
曰或以為今江夏郡所行甚遠所攻甚難亦作致戰
國策見作致軍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
言致軍糧難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
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太梁也右蔡左召陵
正義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
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从汴州南行向
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在南與楚兵決於陳郊秦
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
之東故秦不伐也
天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

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

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邑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

邢立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立城

也以其在河之臯也城境津以臨河內戰國策

云邢立安城此少安字境津在河北境音九致反○正義曰境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

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里杜預云及郡城南有延津是也

危徐廣曰及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

縣卷屬魏也卷縣又有决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差有安陵

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亭。正義曰李奇云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秦

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代之重非也秦

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

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里武陽故

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

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

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

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

可無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

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時屬韓在魏之南

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

里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國無

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三卿背晉其地屬韓國無

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

里。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有河山以閼

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蓋春秋時鄭地之紫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

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

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

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囿邊城盡

拔文臺隋華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

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

西北六十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

五里也

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既取其郊也

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

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河外河內正義曰

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

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半里而禍若是矣

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

繞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繞音苦孝反謂韓被秦

與韓和識猶知也戰國策去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項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松

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

曰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

謂致故地於趙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

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

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

甯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修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

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二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驕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

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國策作蘇秦為

公子增謂秦王策作孫衍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策作孫衍請

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

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

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湣王

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

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三

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

秦拔我獻城秦正義

日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
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
水之北故曰蒲陽
衍地名在鄭州 十五年景濬王卒子王假立王假

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
年新鄭反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
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

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

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
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

虎
假乎

史記題評卷四十四

史記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曰韓

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

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

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

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

之子即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

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相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

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

史公之意亦有違耳

萬生昧伯昧伯生定伯
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
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
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
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
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
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
伐齊敗齊頃公子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
今俗名馬鞍城在齊州平陰縣
十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
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

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
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
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
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
州今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
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
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
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
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
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
曰今河東平陽縣。正
義曰平陽晉州城是
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
記多無簡

卷五十五
韓厥
天祥

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與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索隱曰康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康

子與趙襄子魏栢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

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武子二年伐鄭殺

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

名景侯慶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

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

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九年秦伐我宜

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

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

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及晉九年伐齊至靈

丘正義曰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

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

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栢公邑哀侯

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

曰鄭惠王猶魏徙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

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栢公邑哀

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

鄭州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

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

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正義曰河南鞏

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亦作妃並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

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繼舉贏二十

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

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

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

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宣惠王五年張儀相

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

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

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

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

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

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

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

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

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

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

勝魏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

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與國非可恃

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

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

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索隱曰警戒也戰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

國策作敝亦同將西購於秦講亦謀議與購求意

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

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

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

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

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

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

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

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

五

來言不同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
心旅進也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
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
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
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
徇韓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
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
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心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

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
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
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
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
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
破我岸門徐廣曰頓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
武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三年也與
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
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

九四

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

三九年襄哀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

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

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

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

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

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與

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

蟻虱爭為太子時蟻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

芒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止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而南十八里公

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

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

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

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

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

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

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

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

之三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

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

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統

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

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

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

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借俗云張魏楚大戰秦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魏楚大戰秦

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

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

之迹加威諸侯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

乃歸咸陽是也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廣

韓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廣

曰一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

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許

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

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

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

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廿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

王新立不肯救廿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殺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

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

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

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

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

孫却述張儀時事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索隱曰說韓相公仲耳

名秦宣太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號新城君

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各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

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

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

也虱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

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

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芊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

秦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

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必尊重芊戎以求秦救矣

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

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韓立各為太子齊魏王

成故韓竟立各為太子也正義曰蘇代為韓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

來正義曰蘇代為韓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

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

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

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

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

皆宜陽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

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潛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

周間二十一年使暴葛正義曰音捐救魏為秦所敗

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

密縣鄭州管城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索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

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

也穰侯怒曰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

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

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

子相惠王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

史記五十五卷

旁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

秦擊我于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我上黨郡守

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

北澤潞等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

我陽城負黍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

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

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相

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

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

韓遂正義曰韓遂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

嬰公孫杵臼之蓋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

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題評卷四十五

孤情卷四十二

孤情卷四十二

